

哲学史

64 美国实用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周五节目结束时，我们结束了对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的评论，并表示今天节目开始时留出一些时间，供大家畅所欲言。考虑到周一我们未必能完全消化那些“剩菜剩饭”，为了总结一下与以往（至少与经典形而上学）相比的变化，我们决定不再以实体（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作为终极实在，而是以过程作为构成要素。而构成要素则是来来去去的事件。

因此，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身份，尽管在漫长的事件中存在着持久的张力。毕竟，宇宙的历史就是一个漫长的事件。当然，这种转变是从18世纪的机械论模型到有机模型的转变，如果你用模型1、模型2、模型3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因此，这种转变也与19世纪新科学的发展有关，例如发育生物学（一种不同于机械论的生命解释）、相对论物理学、能量物理学（打破了物质的固态性等等）。

因此，在这种更有机（或者说更注重关系）的模型中，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海仍然是一位数量多元论者，也就是说，就事件的数量而言，他仍然坚持数量多元论。显然，事件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么，过程有多少呢？哦，无穷无尽的过程。

从数量上看，他是个数量多元论者。但就这些事件和过程的本质而言，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符合质的一元论。因此，对同一事件的描述既适用于上帝，也适用于我们所拥有的某种特定感官知觉。

所以，这是质性一元论。在我看来，这正是他某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即他对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质性区别重视不足。同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对人与自然现象之间的质性区别也重视不足。

人具有某种独特性。因此，正是这种质的单一论似乎过于概括，将一切都归入同一个过程。

当然，机械论模型具有外部关系，例如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中的因果互动。而在有机体模型中，关系是内部的，并且是关系本身的本质决定的。内部关系。

由于外部关系的存在，18世纪的人们得以寻求并宣称知识的完全客观性。你看，心灵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虽然康德颠覆了这种观念，但到了怀特海，主体-客体连续体的概念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在每一种已知情况下，我都会被这段代码绊倒。在每一种已知情况下，新数据到来之前，已经存在先前事件所贡献的信息。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新事件所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做出决定。

因此，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此都发挥了作用。当然，怀特海非常关注机械论观点中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而怀特海则认为，在ISCI的整体目的论本质中，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显然，这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觉得这非常有帮助。他先是批判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然后又批判了机械论模型。

我的不满之处在于他对有机模型的普遍化，以及他对有机模型的描述方式。在我看来，就像这个传统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会说有机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机械模型——可能适用于某些确实以机械方式运作的事物。而有机模型，没错，或许可以作为机械现象的一种统摄性解释。

似乎我们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一种更注重个人主义的模式。我认为这正是某些个人主义存在主义所关注的。像克尔凯郭尔、马丁·布伯等人，都在试图强调“人”这一范畴与其他任何事物的区别。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说你我作为个体，在记忆所承载的某种张力上具有延续性，这种张力在岁月的流逝中维系着某些特质，而这便是你，是流淌于经验之流中的个人身份。然而，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已有文章指出，怀特海的伦理学实际上无法为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提供依据，原因就在于事件的连续性，而缺乏一个持续的主体。

谁该为过去，甚至昨天的事情负责？这种伦理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嗯，这就是我对我们上周讨论内容的总结。你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吗？还是说，周末过后，一切都结束了？珍妮尔。

谈到他所追求的现实，我觉得他强调的是一种整体上的过程感。然而，他又说你不能弄错，你不能让谬误取代具体性。这个过程听起来非常抽象。

然后我回过头来审视这个范畴，这个终极概念，它贯穿万物，脉动不息。但这种脉动和创造力对我来说仍然是抽象的。然而，他却赋予了它具体化的特征。

我想知道你对“抽象”这个词的理解是否和他不同。我猜你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我尚未完全理解的新概念。这里的“抽象”指的是，我很难将其具体化为一种可以立即体验到的东西。

然而，我认为他会用“抽象”这个词来指代一种与经验完全无关的心理建构。而他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他认为，实际上是对经验的描述。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这种描述。

也许他会这么说。你明白吗？描述性的词语需要时间才能真正触动人心，捕捉到那种体验的精髓。你可以试着看看，他对某个事件的描述是否也适用于感官知觉之外的其他事物。

举个例子，比如你想说什么呢，第一次上大学。你还记得那件事吗？我想你肯定记得。感觉很奇妙。

你带着那种奇特的混合体而来：既有青春期的笨拙，又有自信，同时还夹杂着深深的不确定和不安。嗯，你看，这是一场开放式的事件。换句话说，你带着一段过往，一些既定的经验而来。

然后，客观数据就摆在你面前了。比如什么呢？嗯，新生入学指导。你得在一个陌生的校园里找到路。

老师们似乎期望你独立完成任务。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入其中，并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你可以从众多事物中选择一个理想，一个你想要追求的目标。你不会被所有无关的事情分散注意力。你会接受教育。

主观目标。决定。于是，路线就此确定。

这就是事件本身。然后你可以描述由此引发的后续事件。在这里，作为一名大一新生，你正在上哲学入门课。

那门课程的客观数据。你打算如何运用它？对怀特海来说，重要的不是你如何运用它（实用主义式的运用），而是你如何将它融入自身。它会塑造你什么？它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有很多种可能性。

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个决定，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决定了在这些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用客观数据这种简洁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事件，它的适用范围就非常广泛。我想说，如果你觉得这种描述过于抽象，你会想，仔细想想，它难道不贴切吗？好的描述就是贴切的。

是的，当我们单独分析从机械模型到有机模型转变，以及价值分离和价值统一时，我很好奇从机械模型到有机模型转变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以至于它本身并不包含从物质到过程以及从外部……嗯，我不太确定我是否认同这种说

法。在我看来，这才是基本要素。然后，一旦他根据三重描述、三重成分来定义过程，你就会开始明白这是一个有机模型。

这些都是内在关系。存在着主体-客体连续体。所以这些都是他对这一过程描述中的要素。

没错，你说得对。这些并非彼此独立的项目，这只是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解读。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连贯的方案。大卫？我只是在探讨我在阅读萨克森现代主义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想法。你能听到角落里的大卫说话吗？鲍勃？大卫，请大声点。

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在他的书第54页，他谈到，如果诗人遵循的是一种机械论而非反应式的世界观，他们就会创作关于人类心灵的诗歌，而不是关于自然的诗歌。如果他们能始终如一的话。

难道没有发生过那种事吗？我对文学了解不多，但那个时期人们不是也谈论过人类思想的伟大吗？比如，你是不是想到了亚历山大·蒲柏的《论人》？他在文中说，研究人类的正确方法是研究人本身。是的，他们确实谈论过。

但是，尽管他们著述并推崇人类理性，却仍然采取客观主义立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前后矛盾。

采取客观主义立场，认为基本性质是客观的。他们认为自己对次要性质（即基本性质对其自身感官系统产生的影响）也相当客观。矛盾之处在于，如果他们将次要性质归因于外部事物。

仿佛这朵玫瑰真的是红色的。仿佛这朵玫瑰真的有香味。你看。

我能想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哦，听着，这只是语言上的约定俗成和简略说法。你说太阳升起，并不是说太阳在移动，对吧？你说玫瑰是红色的，并不是说玫瑰真的是红色的，对吧？你知道，太阳升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太阳似乎在升起。玫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红色的。

所以他们可以那样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怀特海在这方面的论述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对在机械论的基础上发展客观审美价值的美学问题的修辞性揭露。的确，当你考察那个时期的美学理论时，例如休谟，他更多地从主观感受、激情、品味等方面来看待美学。

我们喜欢什么，就看我们自己的口味了。你看，玫瑰本身并没有固有的美学价值。

审美价值体现在用户满意度上。就像道德价值体现在用户满意度上一样，它指向的是实用性方向。你看。

这样说得通吗？好的。你觉得在课程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来一次自由讨论怎么样？这样有帮助吗？黑格尔？还是从黑格尔到怀特海的后黑格尔理论，或者我们等到杜威讲完再讨论？你选哪个？再说一遍？那就等杜威讲完之后再讨论吧。杜威讲完之后？好的。

杜威会议之后就是了。也就是说应该在下周某个时候。我会尽量确定一个具体时间。

反正下周肯定比这周好。这周看起来很忙。好吧。

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美国实用主义吧。首先，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指出实用主义与过程哲学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事实上，多年前，在哲学会议上，我们曾举办过一次关于过程形而上学的研讨会，会上讨论了怀特海和杜威的理论，因为杜威的理论也属于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形而上学。

你会发现，我们在怀特海那里接触到的许多术语，在杜威的理论中也有出现。不，我指的不是他对事件的技术性描述之类的东西，而是“具体”和“抽象”这两个词。杜威的理论核心也包含着某种“事件”的概念。

他称之为一种情境，一个问题情境。重点显然在于过程。该模式是有机发展的。

这些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它摒弃了纯粹的客观认知，转而追求某种主体-客体连续体。而且，它再次尝试寻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而非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所以我把这些关于怀特海的资料贴在黑板上，是为了引发一些关于怀特海的讨论，但它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它们有两个目的。我会把定性和定量分析这部分内容去掉。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想要那样。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它对杜威和怀特海都适用。现在，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些一般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总体特征。首先，正如“实用主义”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它强调实践优先于理论。实践优先于理论。

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具体经验优先于抽象概念。所以，珍妮尔，这应该也会让你满意的。具体经验优先于抽象概念。

至于杜威、詹姆斯等人，以及怀特海，英国经验主义者都犯了抽象主义的错误。因此，诉诸具体事物，可以说是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诉诸具体事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辩证法是从抽象走向具体的。

这里所说的具体指的是具体的体验，是切身经历的体验，而不是像洛克和贝克莱那样理论化的经验。

他们秉持简单理念等理论，强调实践性和具体性的首要地位。他们关注的是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或者，正如马克思主义等某些传统中所使用的语言那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将经验视为一个整体，不仅包括认知经验，也包括情感经验。顺便一提，怀特海的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不仅是概念上的理解，还有实际的理解。认知和情感的结合。因此你会发现实用主义者反对理性主义。

詹姆斯用这个短语来指代为了理论而寻求逻辑理论。或者说是旁观者经验主义，这是杜威对洛克的称呼。旁观者经验主义。

你知道有些人对观赏性体育运动的贬义词。比如说，足球。他们会说，只有少数人运动量过大。

成千上万的人得到的太少了。这就是所谓的“观赏性运动”。杜威的观点是，约翰·洛克把经验简化成了观赏性运动。

而非积极参与。对体验的误解。体验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或者说，是笛卡尔传统中对确定性的追求。就我们所知，也是约翰·洛克的传统。杜威有一本同名著作，名为《对确定性的追求》，他在书中对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进行了贬低。

从实际角度来看，谁需要确定性？追求确定性是一种误入歧途。你需要的只是实际的确定性，是切实的自信。

足以采取行动。现在，所有这些诉诸实践、诉诸具体经验的做法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根本论点：经验即现实。经验即现实。

如果你仍然认为经验仅仅由洛克的简单观念构成，而这些观念不过是对现实的表述，那么我有两点要补充。第一，或许实用主义者会说，人类经验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很可能也是知识社会学家会说的话。

人类经验就是我们的现实。也就是说，事物对我而言的真实面貌。哦，你开始在实用主义中看到现象主义的影子了。

实用主义中的现象学。我的一位研究生导师有一天说，令班上许多人惊讶的是，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它们都一样糟糕。那是他接触另一种替代方案课程的开端。要知道，那时候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可是风靡一时。

但人类经验就是我们的现实。我的另一个观点是，这是黑格尔的传统。因为黑格尔试图做的，你看，就是透过自我意识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人类经验。以及在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经验中发现辩证法的展开。并将这种展开投射到整个现实。

这完全符合黑格尔传统。尤其在杜威的思想中，你会发现这一点。杜威早年是美国新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刊登在名为《一元论者》（The Monist）的期刊上的文章。期刊名很有意思，《一元论者》。

在当时，这本杂志是黑格尔主义者的期刊。黑格尔，绝对的一元论者。嗯，《一元论者》杂志停刊了很长时间。

它复刊后，就只是一份关注形而上学话题的期刊。但在杜威的时代，它却是黑格尔主义的期刊。所以，实际上，杜威的著作是另一位黑格尔主义者将黑格尔的理论转向自然主义基础的尝试。

当时，怀特海正在引导黑格尔的弟子布拉德利转向自然主义理论。杜威正在引导那位老人转向自然主义理论。或许，他正在引导的是美国弟子约西亚·罗伊斯。

但又是黑格尔的传统。好的，这是第一个特征：实践优先于理论。

具体经验至上。第二个特点是强调有机关系。有机关系。

这再次让人联想到怀特海的理论。有机关系。是的，相互关联性。

因此，实用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约翰·洛克简单思想所代表的原子式经验观持批判态度。这些思想本身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外在的。

从联想规律强加于它们之间的某种意义上说。嗯，这种事是禁忌。詹姆斯谈到了意识流。

意识流，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意识流内部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杜威认为，当下的经验是对未来的展望，是对未来经验的指涉。

这一点在他的“理念”概念中也有体现。因为对杜威来说，理念是关于我们未来行为的想法。那么，你的理念从何而来？来自过去的经验。

也就是说，展望未来。你会觉得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这种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是根本性的。

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任何身心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与精神是相互关联的。他们也拒绝任何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价值产生于经验的语境中，并与未来的经验相关联。因此，万物皆相互关联。

第三个特征是哲学自然主义。哲学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一词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是方法论自然主义，第二种是形而上学自然主义。方法论自然主义当然指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方法论自然主义者将科学方法普遍化。科学方法被应用于各种探究。你会发现，这正是杜威的著作《哲学的重建》中的一个主要主题。

他想要的重建，是通过普遍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的重建。如果你喜欢实验思维，他有一本书叫《实验逻辑论文集》。

这种普遍化现象。我认为，威廉·詹姆斯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们稍后会看到詹姆斯的这一点。

他著名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实际上是指，你需要用实验来验证一个假设。这才是检验信念真伪的方法。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我们稍后会看到）则认为，科学方法是在瞬息万变、摇摆不定的思想浪潮中，确立信念的途径。

科学方法。所以，很明显，就是方法论自然主义。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在所有这些流派中，都体现了方法论自然主义。

我认为，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在杜威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确，而在詹姆斯的著作中则不然。詹姆斯某种程度上是一位有神论者。

哦，詹姆斯信奉的似乎是个有限的神。神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他某种程度上是个有神论者。

但杜威是一位非常明确的形而上学自然主义者。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过程。这些自然过程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

因此你会发现，在《哲学重建》一书中，他不仅想将科学方法普遍化，还想将进化论解释普遍化，并将哲学史本身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即自然选择理论。

这消除了任何固定的形式、物种的固定性等等。因此，在杜威看来，这三个特征——实践至上、万物有机相互关联以及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

够清楚了吗？术语够熟悉了吗？所以我假设至少大家能理解并仔细思考。好的，让我先说几句，然后简要介绍一下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如果你认为实用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理论，那么皮尔斯就不是实用主义者。

事实上，为了与我列举的另外两位划清界限，皮尔斯更愿意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一个实用主义者。关键在于，皮尔斯确实相信真理的客观性。

对错的客观性。事实上，他是一位执业科学家，曾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工作。

他完全接受了科学方法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但正是皮尔斯的著作——他称之为皮尔斯的著作，而非“皮尔斯的著作”——奠定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基础。因此，美国实用主义的历史总是从皮尔斯开始讲述。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趣的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上，而如今这并非人们寻求哲学启迪的首选之地。但在1877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信念的固着》的文章。1878年，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的文章。

显然，第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确保真理。第二个问题涉及意义。我们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又如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想法？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同的。

看看实际后果。看看实际后果。如果你想知道你拥有的某种观念、想法或理论是否正确，如果你想知道它的意义何在，那就问问它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如果付诸实践，会意味着什么？在《信念的确立》一书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确定事物的真伪。如果你想坚定地确立一个信念，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他否定了其中三种方法，并提倡第四种。

第一种方法是固执己见，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主意。别跟我摆事实，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就是固执己见。

显然，他的观点是，根本没有办法确定真相。这或许能帮助你在脑海中确立某种信念，但并不能确保真相的实现。第二种方法是诉诸权威。

问题在于存在相互矛盾的权威观点。那么，如何判断这些相互矛盾的权威观点呢？以及他们各自的说法。第三种方法是传统方法。

谁的传统？谁的惯例？当然，这很像权威的手段。所以他提倡的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

并非某种先于任何观察而肯定某种事物的先验传统，而是验证假设的方法，即诉诸观察者群体（即科学界）内部的公开证据。

这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我应该说，传统方法诉诸于各种传统所认为的直觉。他的观点是，直觉因传统而异。

这就是他所倡导的。那么，为什么不沿用以往对理性证明的关注呢？为什么不采用基础主义方法，先找到第一原理，再从中推导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皮尔斯所做的，本质上是对笛卡尔传统的批判。

我这里有一份打印件，可以让你比别人先拿到。哦，你已经拿到一份了。好的，大家都拿到一份了吗？好的，如果之后有多余的，请给我一些。

你会注意到，这段文字摘自他的文集，而这正是所有人在研究皮尔斯时都会参考的资料。文集里大部分是论文。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论文。

请注意，他在开篇就指出，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对哲学与经院哲学的区别如下：哲学认为哲学必须从普遍怀疑出发，而经院哲学从未质疑过基本原理。确定性的最终检验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

独自一人待在炉火温暖的房间里。对真理的直觉检验总是私密的。经院哲学建立在圣贤和天主教會的证言之上。

第三，中世纪的多形式论证包含许多支持某一立场的理由和论据。还记得阿奎那吗？他会为某个观点提出多少论据？中世纪的多形式论证被单一的推理线索

所取代，这种推理往往依赖于一些不起眼的前提。想想笛卡尔的《沉思录》，你会发现其中的逻辑环环相扣，直至结尾。

第四，经院哲学虽然也探讨信仰的奥秘，但它致力于解释一切受造之物。而笛卡尔主义不仅无法解释许多事实，反而使之完全无法解释，除了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之外。如今，在这些方面，大多数现代哲学家都带有笛卡尔主义的色彩。

我认为你可以看出，至少在康德之前，这种说法基本成立。他的回应如下。关于第一点，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抱有完全的怀疑。

为什么不呢？嗯，我们总是会错过一些我们从未想过要质疑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假设，甚至有时意识不到自己的信念。没错，就是信念。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信念。

也就是说，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你会说：“哦，是的，我想我确实相信”，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怀疑。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笛卡尔准则也采用了同样的形式主义，其本质是：凡是我确信无疑的，就是真的。显然，如果每个人都确信无疑，那么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而确信无疑和某件事为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有个朋友，以前有人跟他说“这显而易见”，他就会说“也许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言下之意是，即便对我和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又怎样呢？他的观点是，清晰性和明确性是意义的评判标准，而非真理的评判标准。

说它清晰明确，意味着“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而不是必然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尽管有时真理依附于意义而存在。第三，哲学应当效仿成功的科学方法，并相信众多论证的多样性，而不是任何单一论证的结论性。

这就好比说笛卡尔过分看重数学方法，当然，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大陆科学，尤其是光学和力学领域，数学方法的确是当时欧洲大陆科学的主要方法。但在后来的实验科学中，数学不再是唯一的方法，它只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

实验方法更为重要。其次，第四点，每一种非唯心主义哲学都假定存在某种绝对无法解释、无法分析的终极存在。简而言之，它假定存在某种由中介本身产生，却又无法被中介所影响的事物。

既然任何无法解释的事物都只能通过科学推理来认识，那么，科学推理的唯一正当性就在于其结论能够解释事实。如果假设事实无法解释，那就不是在解释事实。

因此，这种假设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还重复了一些反对笛卡尔主义的论断，声称我们没有内省的能力，也没有直觉的能力。

绝对不可知的事物没有任何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脱离符号进行思考，而你没有任何符号来表示不可思考的事物，那么你就无法思考不可思考的事物。

我怀疑最后一句话指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将自己想要写作的内容分为可知和不可知两类。他的同时代人经常拿斯宾塞对不可知的了解程度开玩笑。

如果你不能谈论它，等等。但我认为，除了这话也适用于很多事情之外，也适用于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任何我们无法言说的不可知之事。后来，维特根斯坦会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我们应该保持沉默。

这就像叫某些人闭嘴一样。嗯，这就是皮尔斯。请注意，这带有某种标志，我们该怎么说呢，又一次方法论革命的标志。

你看，笛卡尔代表了哲学方法论上的革命，他摒弃了经院哲学方法；培根代表了归纳法方法论上的革命；康德代表了先验法方法论上的革命。

试图探究可能性的主观前提条件。如今，实验方法又迎来了一场方法论革命。科学方法，普适化。

正如我所说，皮尔斯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自然界存在普遍规律。存在着他所谓的“物体”。真实。

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他不仅仅是在钓鱼，即使他参与了海岸勘测。这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认知的事实。

那么，这就是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普遍化的。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被真正的实用主义者所接受。

詹姆斯和杜威是其中的佼佼者。詹姆斯称实用主义是解决哲学争论的一种方法。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固守成见。

如何确立信念，如何解决争论。一种解决哲学争论的方法：通过预见信念的后果。

然后观察这些后果是否真的发生。这与通过实验验证假设的模式相同。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在詹姆斯的著作中，这不仅仅是简单地用这种方式修正信念的问题。

你必须关注经验的概念。正是这一点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你会看到区别，与其说是与皮尔斯的对手笛卡尔的区别，不如说是与洛克的区别，洛克将经验分析为简单的观念。

被动地接受。仅仅根据心理联想过程而结合或分离。经验的原子化。

詹姆斯追求的并非原子式的体验，而是一种更整体、更相互关联、更有机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我们真正能够体验到的体验。

你还记得我们尝试理解原子式感觉数据是什么概念吗？你看，原子式感觉数据不是一块颜色。它本身就是一块区域。颜色是你强加给这块区域的另一种原子式感觉数据。

你看，那种将感觉数据视为原子式的实体，或者说将经验视为原子式的实体的概念，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明白了吗？具体经验并不区分主要属性和次要属性，也不会将经验分解成简单的概念。具体经验是一个连续体，一条流动的河流，一个过程。

所以他追求的是这种具体的体验。但对詹姆斯来说，具体的体验始终是心理体验。关键不在于你在想什么，而在于你如何感受。

不是你在想什么，而是你感觉如何。注意一下，这两者在我们日常的谈话方式中有多么不同。你看，通常情况下，在课堂上，我会问你们：“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什么？”仿佛你们的体验仅仅是在思考各种想法、理论。

但詹姆斯谈论的并非那种客观意义上的体验。他谈论的是体验本身，而不是你对此的感受。明白了吗？你对此有何感受？你是否感到有些疏忽？就你的体验而言，你感到疏忽吗？还是感到满足？明白了吗？疏忽，满足。正题，反题，合题。

满足感，这是怀特海提出的一个概念。你感到注意力不集中吗？你感到满足吗？明白了吗？这就是心理体验。事实上，如果你这周一直在关注斯图姆夫的文章，你可能已经读到过，詹姆斯最初接受的是医学教育。

侧重生理学。他在19世纪末期曾在德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学习了一段时间，由此进入心理学领域。他以实验的方式研究生理心理学。

了解科学方法的背景知识了吗？那是在心理学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的事了。我记得好像是1910年还是1911年，《哲学杂志》当时的名字是《哲学、心理学、科学方法等杂志》。真是拗口。

《哲学杂志》、《心理学杂志》、《科学方法杂志》等等。所以当詹姆斯回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找到一份心理学教职时，他被分到了哲学系。他一生中从未修读过哲学课程。

他逐渐从研究生理心理学转向研究内省心理学，再转向研究哲学心理学，最终转向研究哲学。哦，在那个年代，这比现在容易得多。直到二战后，哲学才真正开始变得高度技术化、高度专业化。

但尤其是在当时，它属于那种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懂的学术探讨类文章。这就是为什么皮尔斯能在《大众科学月刊》上发表文章并产生影响的原因。你现在试试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你会发现，例如詹姆斯就写了一本关于各种宗教经验和宗教心理学的书。诚然，哲学家们仍然对宗教经验以及支持宗教经验的论证很感兴趣。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扬德尔去年的演讲。他们对宗教多元化很感兴趣。不仅仅是像本周这样的神学家。

但哲学家们也对宗教多元主义感兴趣。扬德尔去年就此做过一次演讲。所以他感兴趣的是基于他自身心理状态或心理准备的具体经验。

那么，就确立信念而言，就理解哲学理论的意义而言，问题在于它在心理学上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定义了唯物主义。以下是他对唯物主义的定义。实用主义的定义。

唯物主义意味着否认道德秩序永恒性，并扼杀终极希望。与唯物主义相对的是他所谓的唯灵论（在他的词汇中大致等同于有神论），它意味着肯定永恒的道德秩序，并拥抱希望。因此，在定义唯物主义与有神论（即对立的世界观）时，参照点在于希望的心理学。

希望的心理体验。如何检验真伪？他的回答很简单：如果它能带给你希望的体验，那种满足感，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理论有实际价值。它有效。

真理简单地定义为可行性。真理就是可行性。因此，他从信念的心理价值出发，最终推导出对真理的重新定义。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秉持着务实的观点，认为经验就是我们的现实。因此，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就是充满希望或绝望的现实。而当我们谈论真理时，指的正是这种现实。

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我会总结一下，下次再举几个他如何运用这一理论的例子，然后我们再来谈谈约翰·杜威。